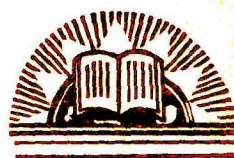


552.2
1

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

王雨桐 著

新中國建設學會叢書之十二



新中國建設學會序

(序文以收到先後爲次)

民五之春，予自南洋羣島回國，因感懷南洋華僑經濟力之偉大，與東北諸省天然富源之深厚，以爲以彼注此，實爲無上上策，於是作東三省經濟考察的旅行。歷時半載，足迹遍奉天（名從當時）吉林黑龍江三省。凡農林工商金融交通諸事，莫不周諮博訪，并搜集有關係之各種中東文書暨公私記錄。歸來之日，深印左列三種感想。

一、日本人在經濟上之經營進攻，隨處表顯其爲有大規模系統，而且突飛猛進。

二、我國當局只知假手於紙幣，搜括民財，以養無實用之軍隊。而對經濟上之設施防衛，絕無感覺與計劃。

三、因上兩種相反現象，而偉大富源之東北，恐難逃漫藏誨盜之定例。

此十六七年前之觀察，不意今竟演成事實矣。可知禍福由人自召，我不自臧，於人何尤焉。雖然東北今其已亡乎，則三千萬人民，猶是我神州赤縣之同胞也。東北其未亡乎，則此三千萬人民，已無法受我政府之保護也。所謂東北問題，已爲我國長時間之謎矣。然有一語可論定者，中國不亡，東北必有仍爲我領土之一日。東北而不歸，必我國長此在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之危險中。故東北之存亡，實與中國之存亡同符。王君雨桐以愛護東北之愔，撰著本書，其價值與必要，已由當世諸經濟學家序述概要。本會以期望國民，毋忘東北，因刊爲本會叢書，并述十六七年前對東北之感想。以見東北之所以淪陷，其根

在我。而東北之何日歸來，其本亦由我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新中國建設學會出版科趙正平序

錢序

日本人之緊握東北經濟命脈，自表面觀之，始自二十年之九月十八日，實則東北經濟之實權，早經操諸日人掌握，即以鐵道金融與移民爲證，東北之鐵道，長度佔我全國二分之一，約有三千五百英里，在九一八前，三之一屬於日本，三之一爲中東路，其餘三之一，雖爲中國所有，顧多數借用日資建築，欲日人之不操縱東北鐵道，已屬大難。在九一八以前，以東北當局之濫發紙幣，金融之混亂，達於極點；日本在東北之銀行，有二十家，中以朝鮮正金東洋拓殖公司三行爲

最著；此三行之營業政策，採取分工合作主義；朝鮮銀行，專發紙幣，此項紙幣，較諸奉票信用，不啻霄壤，雖窮鄉僻壤，亦能通行無阻；正金銀行，專辦東北之匯兌事業；東洋拓殖公司，則專營土地投資及發放借款事業；殊途同歸，日人在東北經濟上之勢力，其雄厚有如此。以言移民，則日人努力獎勵朝鮮人民至東北墾殖，迄二十年度，已逾八萬人；其增加速率之比，朝鮮爲百分之十五，我國僅爲百分之四。蓋我國移民之困難與障礙：一爲良好田地，均由軍閥商人及地主收買；二爲缺乏相當機關，指導移民獲得土地權；三爲盜匪充斥，小康農民，輒遭搶劫；四爲利息太高，農民得不償失；五爲銷售糧食大豆，不得其法；他若苛捐雜稅，重重剝削，在在使東北農民呻吟於經濟壓迫之下，移民之增加率，安得不爲之銳減。以視日本之朝鮮移

民，有組織，有計畫，有贊助，有保障者，烏能與之競爭？國人之曾作東北游者，歸必盛稱東北之大，與東北之富，乃卒使東北陷於日人之手者，致病之原：一由國人大都對於東北問題，不肯注意研究，多數人觀念中，對於東北完全不甚了解，二以東北人民，都由山東等省移殖而來，知識太差，程度太低，地方觀念更薄弱；三爲關外人信任關內人，不免有排斥意味，而關內人好弄聰明，往往行詐使騙，致不爲東北人所信任；積此數因，而日本卵翼下之偽滿洲國，於以成立。數月之間，舉三十九萬九千英方里之土地，二千九百萬之人民，斷送以盡，思之重思之，能不爲之心悸？戴季陶先生嘗謂：「現今世界各國最注意者，無過於極東問題，此問題之中心，當屬我國，而我國之東北，又爲中心之中心。換言之，東北問題，卽爲世界之問題之中

心又爲世界各種問題之焦點。」歐西各國學者，輒以東北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導火線。東北之重要性，可知而知。馬相伯先生有言：「欲抗日，必先知日；欲恢復東北，必先知東北。」我國人自昔不注意東北，更不知東北，卒致偌大東北，淪亡於日。則此後恢復東北之先着，當自澈底明瞭東北始，尤當自澈底明瞭東北之經濟實況始。我友王君雨桐，熟於東北情況，盱衡國難目擊心傷，根據其經濟之目光，明確之見解，就藩變之前因後果，與日本人處心積慮侵略東北之計畫，扼其要竅，洞矚無遺，其用心深，其注意切，其貢獻於我國家更多，我國人苟縈懷於白山黑水之間，而存光復舊物之念者，允宜人手一編，爲恢復東北之準備。王君此書，其有造於國家者大矣。爰樂爲之序，以誌予之所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錢永銘

吳序

孫子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信哉斯言！我國地大物博，幅員遼廓；近年以來，內亂未已，災匪洊臻，於東北行省，視爲邊陲。舉凡國防也，內政也，經濟也，教育也，均未甚加以注意。東鄰伺我有可乘之機，九一八事變，遂以爆發，不數月而強佔我東北數行省；此無他，日人能知彼也。顧日之處心積慮，誠非朝夕，廿一條之迫我承認，雨雪先霰，由來漸矣。惜我國民族，未自知耳！余友王君雨桐，乃留心時局之士也。本其搜求所得，編輯成書，題曰：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，並屬爲之序。余讀是編，凡分九章，都十餘萬字，材

料之豐富，固不待言；而關於潘變之因果，以及暴日經濟侵略之野心，人口之繁殖，東北財政之操縱，商業之企圖，靡不詳述無遺。於已於彼，瞭若指掌，殊足爲我國將來收復失地之一助。爰贅數語，以弁其端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吳蘊齋拜稿

徐序

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東省日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侵佔瀋陽，我國軍不戰而退，日軍不及二年，逐漸占踞四省，至今日而東北殆亡於日矣。我國朝野上下，力謀抵抗，而兵力單薄，不能禦外侮，民氣渙散，不能言團結，收復失地，惟有俟諸異日，此係民族存

亡之關係，非僅東北四省而已！日人既得四省，竭力經營，期經濟之發展，以遂其「滿洲生命線」之野心。我國有志之士，知東省農產之富，礦產之厚，爲我國之一大富源；今爲日人得之，其努力建設之結果，勢必囊括以去，無不舉首蹙額，而謀所以救濟也。我友王君雨桐，在日本留學有年，專治政治經濟之學，學成歸國，與鄙人共事一堂，平日最注意於日人之經濟侵略，年來痛心國難，手編「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」一書，舉以示予，屬予一言以爲序。予展讀一過，知王君將日人歷年之種種經濟侵略，盡情披露，國難方長，讀此書者，其亦知所警惕乎！

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永嘉徐寄顧草於上海浙江興業銀行

徐序

自九一八瀋變以後，我東北諸省，變亂相尋，未有甯日；寇徽飄處，地圖變色，憂時之士，或太息痛恨，或臥薪嘗膽，然不知東北現狀，亦屬無濟。吾友王君雨桐，獨以研究東北經濟實況，爲救國工作，用意良遠；蓋日人在東北之活動，非厚廢帝宣統，而薄我民國，其目的莫非利用傀儡，以擴張其經濟勢力範圍，及統制我東北諸省天產富源之供給；至於人口問題，不過掩人耳目之辭耳。讀王君所著之「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」後，對於瀋變之前因後果，及日人對我東北之野心，更覺顯然。凡我國人，未明東北現狀者，此書不可不讀，因特爲序而行之，謹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浙江杭縣徐新六草於上海浙江興業銀行

馬序

東北淪陷，轉瞬二年，瞻望雲天，感傷彌已。夫日本侵略我國，乃其一貫之國策，所謂大陸政策是也。甲午戰後，我國之朝鮮台灣，既先後被其割取以去，東方屏障，以是全失；繼復進窺滿蒙，野心日熾。日俄戰後，侵略益亟，百計經營，不遺餘力，我國之大好河山，彼乃視同禁脔，漠視我國主權，非自今始。九一八之變，勢有固然，國人或視爲日本少壯軍閥派之跋扈所致，此乃彼淆亂國際觀聽之慣技，以留其政府應付外交之餘地，我何輕信乃爾。須知彼邦人士，雖因對於國內經濟，及國際形勢，觀察之不同，意見容有緩急之差；要皆

以國家利益爲前提，鮮有意氣之爭，箕豆相燃者。侵略之藉口，爲人口過剩，而實質則不外利權之攘奪。蓋日本資本主義經濟，雖先我國發展，但基礎仍甚微弱，既不足與英美先進資本主義國爭衡，亦難望永久壓制我國經濟之勃興。除加我以種種不平等條約爲桎梏外，猶嫌不足，更不惜拋棄國際信義，窮兵黷武，一意孤行，多方破壞，慘不忍言。侵略之機關，爲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與關東廳，互相鈎結，不但在滿鐵附屬地企業之經營，且超越附屬地帶，爲軍事·警察·教育·土木等事業之佈置。野心勃勃·灼然可見，較十七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之侵略印度，更有計劃有秩序。國人熟視無睹，任其自然，致成今日之局，昏憤之咎，其何能辭！兩年以來，日本對其卵翼下之所謂滿洲國，攫奪路權，採伐林礦，統制金融，劫取農田，種種榨取、

無所不用其極。全滿精華，吮吸殆盡，聞者髮豎，聽者心寒。鄉友王君雨桐，關懷時事，向不後人，決心編製「最近之東北經濟與日本」，以供國人參考；費時半載，窮搜博訪，洋洋十餘萬言，誠屬大觀。凡藩變之前因後果，以及日人種種侵略之野心，敘述詳盡，分析精微，不啻暮鼓晨鐘，足以振聾發聵。吾願國人於感傷憂憤之餘，一讀王君之作，精誠團結，發奮圖強，當胆臥薪，生聚教訓，則東北之收復，終非難事。古語云，『多難興邦』，又曰，『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』今日中國之憂難，可謂多矣；外患亦可謂亟矣，邦國之興，此其時乎？不然，豈僅蒙古華北，而將爲東北之續，整個之中華民族，亦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，可忍言哉！

民國二十二年十月馬寅初序於南京立法院

俞序

我不忍言東北！然更不忍忘東北！東北，我之天府也。沃原臚臚，特產是蕃；所以劑我入超，緩我金融者，東北也；極負而趨，以殖以長，所以容我遷黎，長我子孫者，東北也；今何如矣！我有天府，不善自謀；一亡於甲午之役；再亂於俄日之戰；倕失倕得者屢；而專闖者淫昏頑迷，腹斂自肥，若不知窺伺之有人者；更耀兵西向，肆其野心；卒也深宵一炮，全境淪亡；二百餘萬方里之土地，竟倏忽間斷送於一二昏豎之手；拚數十萬義民頭顱血肉，而無以復之；彼昏之罪，上通於天；而全國有形無形之經濟損失，迺永永無底止；東北亡矣！所損失者，甯止東北；王子雨桐於九一八兩週之後，有東北經濟實

况之輯，條理詳密，選材精當，今日猶有此書，吾知王子之心苦矣！願國人讀王子之書，心王子之心，無時或忘東北；則東北其終爲法之勞倫阿爾薩斯乎？未可知也。

民國二十二年九一八兩週後二十六日俞寰澄序

俞序

嗚呼！東北淪亡於今已兩年餘矣。在此過去兩年餘期間，舉國上下，雖曾高唱「長期抵抗」「收復失地」願心餘力絀，事與願違，洎乎今日，不獨「抵抗」「收復」之呼聲漸趨微弱，且若執途人而問之曰，東北最近究成如何景象，恐尙多瞠目不知所對者，此豈國家之休徵哉！語云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」，然多數國人，日日希望東北失土之收復

，而對於東北乃懵然不明其實況，坐令日人於五千哩緩衝區域以外，日夜進行其永佔之計畫。此與甘於失敗，有何差別。麻木不仁，日復一日，姑無論抵制之方，無從策進，即遇有收復之機會，竊恐亦將無所措其手足，而自暴其無能。懲前毖後，爲今後抵制日人今日在東北進行之侵佔計畫計，或爲準備收復，將來從事善後整理計，國人胥不能不先於東北今日之實在情形，求深切之瞭解。其理至顯，無待證釋也。雨桐先生專研經濟，以其業餘之晷刻，從事東北之研究，哀集整理，著此一編。其書洋洋十萬言，將東北事變之因果，日本在東北永佔計畫進行之程度，以及最近東北經濟之實況，原原本本，和盤托出，以貢獻於社會。吾敢信此書一出，凡不忘東北者必爭先閱讀。而影響所及，不僅使讀者明白東北之經濟現狀，且更足於無形中激勵國人